

《花儿与远方》聚焦“军垦母亲”，蒋雯丽：

## 山东女兵援疆戍边 奉献精神感人至深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山东两万多名女兵响应国家号召，义无反顾地奔赴新疆，投身到屯垦戍边的建设中，成为第一代“军垦母亲”。正在山东卫视热播的《花儿与远方》就还原了这段感人的历史，讲述了以蒋雯丽饰演的郝玉兰为代表、扎根边疆的山东女兵们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故事。近日，本报记者采访了蒋雯丽，她表示，希望通过这部戏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，并理解那个年代的精神。

### 幕后Live

本报记者 刘雨涵

#### 帮父亲圆了一个梦

**齐鲁晚报：**相较于您之前的影视作品，感觉这部戏跳出了以往您的形象，当时为什么会挑战郝玉兰这样的角色？

**蒋雯丽：**确实之前没有演过这样的人物，好奇心比较强，喜欢尝试一些自己没有演过的人物。其实演这个戏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父亲。我父亲当时也是援疆兵，他是铁路系统的，去了新疆15年，他们的整个青春、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在新疆。这15年当中，我妈妈只领着我去了一个新疆，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跟新疆会有这样一个缘分。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很有感触，想为我父母这一代人做点事情，也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再回一次新疆。我这次还真是做到了，领着爸爸在新疆呆了将近两个月，也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梦。当年，他离开时40岁，现在已经80岁了。

**齐鲁晚报：**剧里郝玉兰开始前往新疆时无奈，后来就留在了新疆，她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您能理解她这种做法吗？

**蒋雯丽：**因为我了解父亲，那个年代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是很热血的，祖国召唤我们，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，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。我演的郝玉兰是沂蒙山区人，军民一家亲，大家都很羡慕当兵的。

**齐鲁晚报：**您之前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温婉柔情的，在这部戏里成了山东女兵的“领头雁”，大嗓门、打篮球，还经常和领导闹情绪，变化很大。

**蒋雯丽：**我演每个角色就会调动自己身上的某一个方面，每个人都是有不同层面的。像演郝玉兰，那我就调动我身上爷们儿的一面，其实我不会那么大嗓门说话，但是我就是必须要让自己直言直语。至于风风火火、大大咧咧，这个倒是比较像我，但是



蒋雯丽在电视剧《花儿与远方》中。

演她要更夸张一点。我觉得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演员演戏，都要把人物个性化一些，这样人物形象才会更鲜明。

#### 很多情节源于真实生活

**齐鲁晚报：**郝玉兰失去了亲生儿子国庆，那段戏您演得格外动情。

**蒋雯丽：**因为我也有孩子，

做母亲的特别能体会到玉兰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因为工作没能顾得上，孩子丢了以后，郝玉兰失魂落魄，把二曼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和恍惚后，她还是把孩子送还了二曼。编剧其实是根据真实故事写的。

当时条件差，为了屯垦，不少女兵来不及去医院，就在操场上或地里生了孩子。我到新

疆后，身边的新疆人或者兵团的人说这种情况太多了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

**齐鲁晚报：**在这个剧里，郝玉兰特别爱唱歌，从《沂蒙山小调》到后来的一些新疆歌曲，这都是您自己唱的吗？

**蒋雯丽：**对，都是我自己唱的。在剧本里，玉兰多次唱起《沂蒙山小调》，因为她是“领头雁”，要领着大家一块儿唱。我

觉得《沂蒙山小调》真的很美，尤其在拍摄的那个沙漠，一望望不到边，唱起这个就有一种对家乡的思念。后来我觉得为什么不再丰富一下呢，我小时候爸爸也教了我一些新疆歌曲，我建议大家一块儿唱这些老歌，很有时代感。

#### 戈壁荒漠里摸爬滚打

**齐鲁晚报：**据说整部剧都是实景拍摄，难度是不是还挺大的？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极端天气？

**蒋雯丽：**兵团那些戏的全部场景：地窝子、连队、操场、办公室，打篮球的那些地方都是我们当时在奇台戈壁的荒漠里搭出来的。每天只要一张嘴，哇，一嘴的沙子，一嘴的土。我一边在那拍戏，一边想起爸爸给我讲的，说他们那时候在新疆，一阵风刮过来，绿色的车皮就变成了红色——只剩下防锈漆了。其实人在艰苦的环境里，会变得很简单、很纯粹，大家（演员们）在一起沙里滚、泥里爬了好几个月，到现在我们都还常常联系，都很想念。

**齐鲁晚报：**为了这个剧您是真的去学习开拖拉机，学说山东话吗？

**蒋雯丽：**是，我还把有些词，比如“我”说成“俺”，带有一点山东特色。包括开拖拉机，当时剧组本来想找个替身，我就想茫茫旷野，也不会撞到哪儿，有什么可怕的，就开吧。结果后来越来越开胆子越大，摄影师都跑到我开的拖拉机上拍。

**齐鲁晚报：**现在明星云集的大IP剧层出不穷，像《花儿与远方》这种踏实质朴的剧很难得，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？

**蒋雯丽：**也许有些人更爱看大IP或者是爱情、家庭、宫斗这类情节吸引人的剧，我并不觉得非要演一个特别跟风的戏，《花儿与远方》不见得是一个非常潮流的题材，能演郝玉兰这样的角色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，这个戏从剧组第一次找到我到拍摄，这中间至少有两三年时间，我觉得非常有情怀。希望观众能被吸引着看下去，对我父母这一代、军垦这一代有一些了解和理解，能有些思考。

## “老外”的汉语大会为何这样火



天天娱评

“2017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”日前落幕，60多个国家，36支队伍，108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语爱好者，在高强度赛制下比拼汉语知识和中华文化深度了解、传统才艺，水平之高创下历年之最。现场评委方清平、蔡明脱口而出的点评诸如“这比美国大片

还激烈”“太不容易了，这些题我都答不上来”等等也是电视机前观众的心声，不少网友表示正在“反思”，“我的中文怎么好像没有‘老外’好呢？”

一个个汉语水平高超的外国选手，很多现在都成了“爆款”，他们的幕后故事也被挖掘出来。来自意大利的小姑娘黄菲菲11岁起便独自对着网络自学汉语，一学就是七年。她在比赛中撰写的“我的中国情缘”文章，在外国人汉语圈产生极大影响。

修万思是加纳前国王的王子，他说“王子身份虽然高贵，而我独爱中国文化”；哈萨克斯坦选手萨乌烈·别克，在中国行医二十年，他把中国视为了第二故乡，他在比赛中说，“中国文化是个巨大宝藏，我要活到老、学到老”；还有只身在中国旅行2万多公里的小伙子白振国，撰写出版了《51天中国行——一个土耳其人的西部文化体验之旅》，他立志用双脚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，“我要把最美的中国写进书里”……

以往，外国人秀中国话、表演中国传统才艺的节目并不少见，通常办得热热闹闹，用“反差萌”逗观众一乐，满足大家的猎奇心就算完成任务。像“全球外国人汉语大会”这样冷不丁靠选手过硬的实力“刺激”国人自我反思“母语”水平的，还是头一遭。面对台前幕后的火爆，该节目总导演夏岛和王芙英在感慨得之不易的局面后认为，这既有汉语热席卷全球的大背景，也有国内文化教育类节目火爆的“小环境”，当然还有节

目一代代主创的长期坚守。他们强调，文化教育类节目成功，最重要的根基在于积累，“现代人喜欢轻松、快乐，综艺节目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，用一种很快的方式完成，而文化教育类节目则是热爱者们长期呵护，逐步升级的结果。不能像做综艺那样，做完一档又转战另一档……正是长年坚持走访、了解、努力甚至陪伴，才能让这么多精英选手在今天的舞台上大放光彩。”

(杨文杰)